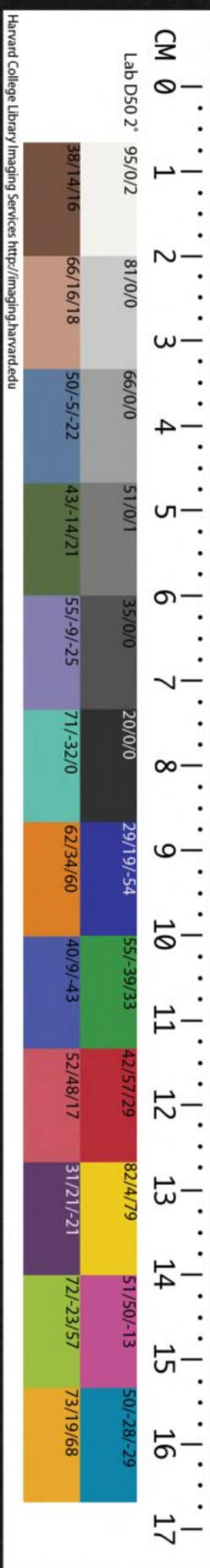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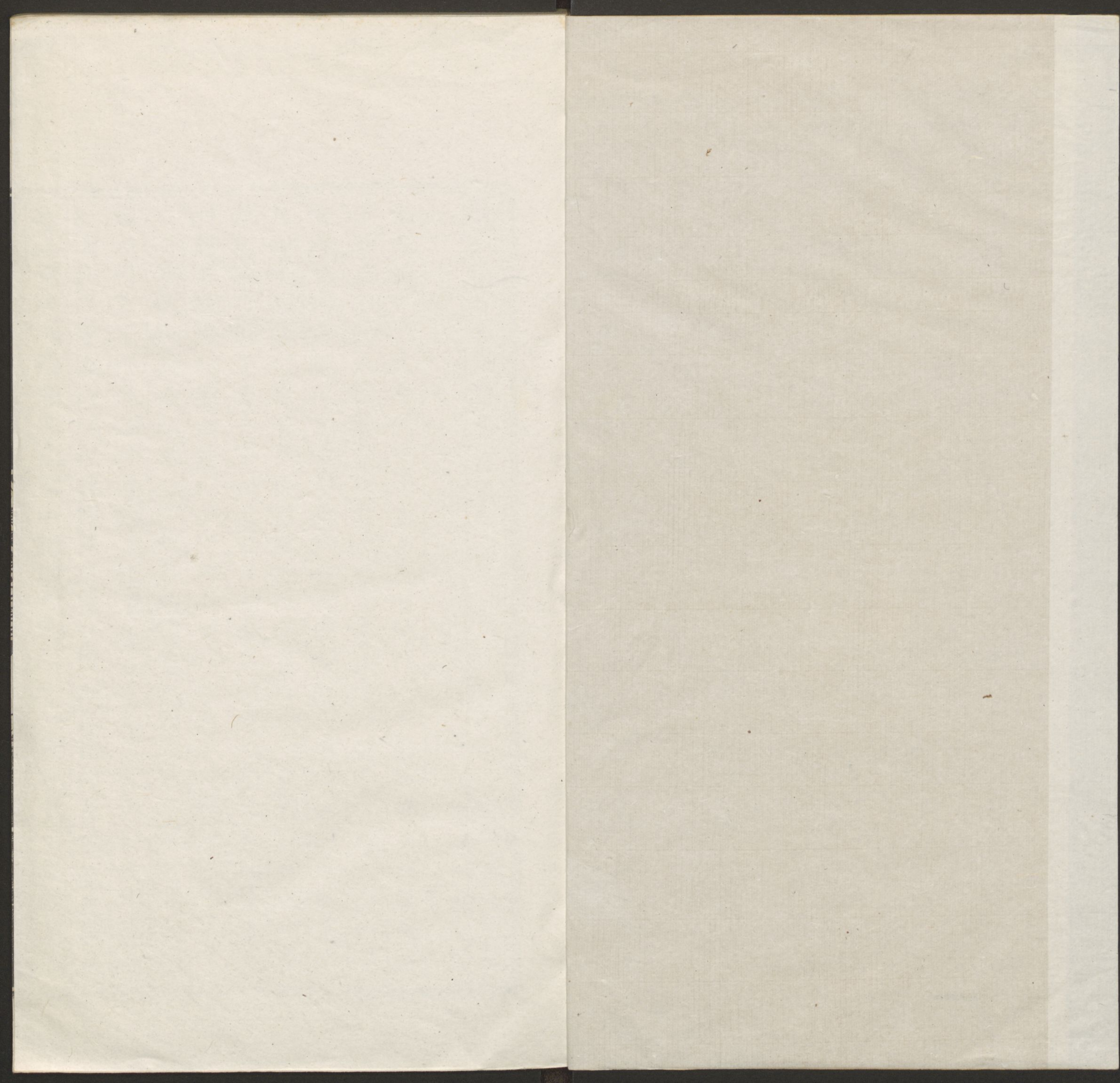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09

T 4664 / 4244A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臣

宋太祖建隆元年... 將兩月不而天... 惟越堂伏罪... 身以未... 既之後... 則弱不... 心八分... 誠下科... 杜贊... 皇... 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

征伐

宋太祖乾德元年。侍中平章事范質諫伐河東。奏曰。臣氣疾發動。近將兩月。不面天顏。攀戀聖慈。深負憂責。臣今有芻蕘上聞。睿聽內量。僭越甘伏罪譴。後來臣雖疾病在假。便聞陛下有親征河東之意。半月以來。顯然外議。皆云必行。固無改易。臣切料河東劉鈞。自潞州奔敗之後。乃數年遭天軍討盪。即日困蹙。兼肘腋之間。自有翻變契丹。削弱。不能援助。鑾輿若到城下。攻取少時。必是成功。然須十分之中。七八分則料其必取。三二分料其未得者何。若大軍三數月間。在賊城下。料草不接。即須抽退。雖無損軍勢。且虛困自家。一二十州百姓。枉費朝廷事力。近聞般運糧草。才第一轉。所在鄉村。甚有逃戶。蓋是晉絳蒲陝汝洛懷孟及汾山諸州人民。頻年以來。秋夏不熟。陛下八

年令免供輸。尚自逃走。若是更有差遣。自然難為駐足。百姓般運艱難。更不一一敷陳。又聞所般運糧草。且至潞府。晉州。將來又駕到河東城下。三五十萬糧草。潞府。晉州。百姓無多。不知更差何人津置。此事須掛宸衷。請陛下子細勘筭軍馬糧草準備之數。必若有備。則更復何憂。臣竊見七八處大藩。方皆要害之處。即日並未一有主帥。皆是儒士懦弱。權輕力小。若是四方無事之時。大駕不離京闕。則必無憂慮。若是兵戈稍動。烽煙未弭之間。須憂亢豪不逞之徒。生心冀望。緣此輩無識無知。不筭道理。遇便即發。視死如歸。萬一有之。陛下出軍在外。爭得安心中間。世宗親征河東之時。近畿小小兵士。亦有姦謀者。賴尉氏兵馬監押擒獲。事雖不大。人心可知。願陛下稍掛宸衷。臣切見河東物力軍勢。百倍不及大朝。窮困危迫。日憂亡滅。乃是本分。朝廷強盛。軍馬天下無敵。北至燕。東至海。南至五嶺。而左隴右。百六

七十州之地。無不懾服。陛下即位四年。有此基址。以前開基創業之主。三五十年。尚未如此。又何必須為河東六七州險阻窮困之地。虛躁聖懷。更俟三二年時。歲稍熟。收拾糧草。諸事有備。賊界漸困。此時動未為遲晚。臣切料河東六七州孤危如是。不計幾時。必無霸盛。且劉崇乘世宗即位之初。假契丹雄盛之力。全軍南來。一戰大敗。將拔軍士十分去九。此天不助一也。陛下初有天下。李筠以方州之地。歸投河東。陛下才登太行。立平寇賊。劉鈞惶忙奔走不暇。拋棄兵刃。甚於高平。此天不助者二也。天意人事。不言可知。即日尸居餘氣。苟延歲月之命。必無與大朝爭衡。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以社稷為重。端坐鎮靜。不輕舉動。則天下幸甚。臣位居上相。受國深恩。國家大事。動繫安危。苟或不言。是辜天地。惟陛下詳察。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夜半傳呼。辟外劉繼元降。太祖令衛士探

甲將開辟門。八作使趙琢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太祖使伺之。果謀者也。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隣。今日與陛下為臣。蓋爾晉陽。豈須親討。重苦飛輓。結怨黔黎。况天之命天子也。猶父之任子也。其或不由父命。奪我以時。則必有非常之災。陛下豈不畏天命乎。且太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少。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近日歸明之國。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其心踴躍。各有覬覦。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迎鑿浚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勞。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之溢。道路艱阻。輦運稽遲。恐勞宸慮。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議伐太原。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鴟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

五年。翰林學士李昉諫北征。奏曰。臣等竊以北虜微妖。自古為寇。乘時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羶腥。來擾疆場。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蠢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於拉朽。况幽薊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吊一方後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存偶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况今虜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耀

威容。固是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
驍雄。精加訓練。嚴勅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
充溢。洎閭里之富全。暮歲之間。用師未晚。

雍熙三年。參知政事李至諫親征奏曰。臣伏以幽州早陷。胡塵久隔。
皇化方屬。混同之運。獨為叛渙之方。國家士馬精強。戈甲犀利。府庫
羨饒。穀粟紅腐。以陛下文武雄畧。聖謨天討。雖太山壓卵。烈火燎毛。
未足以喻其易也。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理。必務萬全。且
幽陵之邦。虜之右臂。王師既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
費廣。必須大備糗糧。假令一日剋平。必作十旬。准擬未知邊度可充
此乎。又賊城之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
碎。未知飛砲之用。將安得乎。儻有關如。臣願陛下且務繕修。更資訓
練。蓄威以養銳。觀釁以伐謀。縱涉歲年。未為稽晚。所冀長鯨之戮。斷

在不疑。封豕之誅。義無再舉。必也聖心獨斷。睿筭已成。則京師天下
之根本。願陛下不離京闕。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間暇。慰億兆之衆多。
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蹇輿。揚聲自將。以張兵勢。壯軍
威。策之中也。至於遠提師旅。親幸邊陲。北則戎援可虞。南則中原可
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才。亦恥在二賢之後也。

武勝軍節度使趙普乞班師奏曰。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
糧草。及詳救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料配。非時舉動。莫測因由。
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剋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繫。操
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
陛下萬機在念。百姓為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筭。至于平取浙右。力取
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將致於
雍熙。唯彼蕃戎。豈吾敵對。蓋遷徙鳥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

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鳥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銷掛
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興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議。非
論曲直。且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頻有千金之費。以此忖度。深抱憂
虞。竊念臣雖寡智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
之由。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
常為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
上長書。及唐明皇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鎮患害。立致昇
平。唯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為後事之師。
古人為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
錄。專具奏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位。幸偶
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卑寮而登
極品。只是遭逢。恩私何啻於豚魚。報荷不知於犬馬。粗懷性識。常積

兢皇。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
前。唯有微誠。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
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州之土地。半失耕桑。則何異為鼯鼠而發機。
持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更向
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全未見於便宜。可重興於詳酌。臣又聞聖人不
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貴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書所謂事
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
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若或遲晚。恐失機宜。而况旬朔之間。便
為七月。切慮內地先困。邊廷早涼。北狄則弓硬馬肥。漸難擒制。中國
則民疲師老。應俟指平。臣今獨興沮眾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
瞽。抑有其由。竊以臣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
宵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為一策之謀。別有

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命外戶。不扁。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期弔伐。是為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柰人多獻佞。事失防微。天凡小人。難保始終。但務身謀。誰思國計。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寧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為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為謀者。必無成筭。俱是狂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緣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偽。悛心。忠良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恩由外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衆人圖報。投荒棄市。

甘當此日之誅。竊祿偷安。未造求生之業。唯祈明聖。特賜察量。更有細微。別具劄子條奏。冒犯旒冕。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涕泗滂惶。激切屏營之至。

一。臣以濫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界。承前多是荒涼。戶少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糧。每斛雇召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緡。所以典桑賣牛。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棄性命者。仍如善誘。偽赴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二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既莫辨其

真虛。又難行於考覆。訪問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彼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却糧草。及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嚴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望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群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憲臺無有勢之人。而况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曆筭。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懲誠。何戒後來。

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削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便思僥倖。難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貪求恣意。狀同誑妄。率以為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為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多非當實。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用軍不同閑事。必料曾使。必邊相度。往彼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銷媚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為激勸。

一。唯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闕志。一則彼有離心。而况契丹懷禽獸之情。恃胡馬之力。乘茲怒捨。即慮追奔。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筭。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

禦捍前歌後舞。小作程塗。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遠
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婦舍。重為樂業之
人。是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
施行。天下幸甚。

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常思發跡之由。實有殊常之幸。其於際
會。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卧內。昭
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床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温
存撫諭。不異家人。唯懷竭節輸忠。以至變家為國。慙虧德望。有
以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日。將入中書。蒙
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
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思陛下。本
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

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
恐漸多殺害。即目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
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情不容於首惡。興
言及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
詞繁。冒犯宸嚴。不勝戰越。

淳化初。帝遣使至定州。密諭觀察使李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
討。繼隆上奏曰。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
臣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辭之日。曾
瀝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
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聆聖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
次舍驅馳。郡縣供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
為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

淳化中。呂蒙正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燔立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韙之。

真宗咸平四年。張齊賢乞進兵解靈州之危。奏曰。臣伏見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種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觀此作為。志實非小。况靈州自遷賊為逆以來。危困殊甚。五鎮連陷。奸威益張。道路阻難。音耗迨絕。當城鎮堅全之日。積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矧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崗寨輒自焚燒。兵勢人心。傷沮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甚多。靈州斗絕一隅。旁無援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

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援。少發兵。則復虞邀劫。多發兵。則廣費資糧。與其應援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勝復全。匪惟禽討之有。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虛勞甲卒。枉殺齊民。示弱檢奸。萬萬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西邊見屯田卒。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重分師徒。與原渭鎮或合。彼中與山西熟戶。從東亦擇穩便處入界。右嚴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遷敢來援助。彼則分兵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道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自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立一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裁候平寧却歸。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矣。

五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論輕用兵奏曰。臣竊惟國家斷徒以上罪。皆須勘鞫子細。案牘圓備。斷官錄問。然後行刑。其大辟罪將決。斷。即給與酒食。命他官監決。慮有稱冤。及斷訖。即錄案申奏。奏下大理寺。寺司點檢。送至審刑院。院吏披詳如案未圓。理未盡。即罪有司。所謂王者之心。重用刑而惜人命也。及至北狄騷邊。西戎犯境。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失利則士卒陷歿者既多。人民俘虜者不少。不知斷徒以上罪。至用刑於大辟。一何用心精密之如彼。而不先計而後出兵。不先謀而後決戰。致陷歿士卒者衆。俘虜人民者多。一何用心寬疎之如此。用心精密之如彼者。是帝王重人命也。用心寬疎之如此者。由將帥輕人命也。州郡戮一死罪不當。即罪州郡。大理寺審刑院點檢披詳漏落。各罪官吏。洎至士卒陷歿。人民俘虜。則宰相不過罷免。端班為高書。將帥不過黜降。其官為庶人。此乃朝廷用刑輕重之相遠也。

景德元年。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寇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自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

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時準議澶淵事宜。狀曰。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

一。臣伏觀邊奏。大戎游騎已至深州。以來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

唯老小驚駭。兼以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戶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啓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強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

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大戎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起以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人。騎令呼延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合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

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來。方可聖駕順
動。假萬衆之天聲。令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近城排布。照
應。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
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

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
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犬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
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昭田敏等兵
馬。漸那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
敢輕議引軍深入。若是車馬不起。轉恐蓄賊殘害生靈。或是鑾
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會合。兵馬兼控扼
津梁。

右臣叨列宰司。素無竒畧。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覩皇帝陛下。睿智

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
糧糗。唯恃腥羶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
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真宗時議親征契丹。樞密使王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鑿與輕舉
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况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
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幽薊。非計
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叶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
尚有異同。未可謂為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
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脩文德。養勇銳。同時
之利以奉行天討而後可也。顯徒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
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羣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為之。
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勲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

以一省逐廢。苟用之有息。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既遣還鎮。契丹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將軍方在鎮定。契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營砦。則沁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脩貢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也。

仁宗慶曆元年。陝西路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奏曰。臣伏見昨夏竦等為累奉詔。以師老費財。慮生它變。今早為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筭。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飭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兩端。非有夙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嘗命白守榮馬惟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所建之策。恐未皇稟復。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事驗之。且行師有期。使須協力。今鄜延路總管司葛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必不能應副。足以為辭。此不可若一也。議者以謂賊嘗併力而來。我嘗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係於將帥之材。材有小大。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况庸人乎。苟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入。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為舒

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獎者。朱觀葛懷敏爾。近於鎮戎軍界。劉璠定川等兩川。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遷徙遠去。惟空疾帳守者二三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可齊。兵甲械用大為攘奪。今兩路齊入。併擊劇賊。若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不敢深寇郡縣。以贖其欲者。非筭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為彼輕。况或別墮奸計。以至它虞。此不可者三也。議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沒。士氣挫怯。未易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下使臣數輩。干賞圖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議者又云。非欲深絕沙磧。以窮祿

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虛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兇黨。但殘戮孱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吊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為彼之所為。亦當雷震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為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自其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為此舉。計事者但欲決勝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昨延州范仲淹奏。乞朝廷開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存問。或可招納。令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肯出師。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吳賊竄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一處以拒敵。與招來人杜文廣所說一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

七也。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筭。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則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恐落奸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呼集醜類。廣為防守。遷移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却有通款。意亦不為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物。虛煩調發。却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願者安危大計爾。乞密降朝旨。下總管司。

陝西轉運使龐籍論出界攻討未便。奏曰。臣伏以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反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銳。然後料敵之虛實。乘其釁隙。而一舉滅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傷中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既無用命赴敵之心。使賊殘毒人命。剽劫財物。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有釁隙。又間謀阻絕。無由知其虛實。而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陷歿之後。邊城人心。日久惴慄。幸即時更張軍政。比來士卒之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懼。必難再奮也。况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尾首遙遠。忽有伏兵鈔掠。則必至潰散。况黃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少。至今招集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散。不敢歸。益生邊患不細。臣切度廟謨。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餘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數少。

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禦捍。賊地所產之物。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得。兼貨利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

慶曆間。趙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供諫職。吳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育又言。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迺降。元昊弟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

也。
蔡襄請誅保州叛卒。奏曰。臣伏見保州兵士。近為罷却。沿邊巡檢。發怒逐殺官吏。閉城而叛。以邀朝廷。議者更去佗謀。使用招安之策。方今天下處處兵驕。若健兒殺官吏而叛。朝廷即日招安。則今後主將性命生死全由健兒。國家威令干戈不行境內矣。朝廷苟要籍將吏守城捍邊。則叛卒更無可赦之理。若只苟保州目下無事。臣恐自此有兵之處。叛亂日生。是願一州之苟安。而不慮天下之皆亂。今招榜既出。已不可追。然叛卒尚有可誅之理。臣今願乞速降勅旨。與王果。命以勁兵數千。伏於保州之側。俟招榜入城。隨而突入。除百姓外。逢兵即殺。彼二三千叛卒。方得朝廷姑息。乘其疑惑懈怠之間。我兵卒至。擊其不意。可以盡誅。仍宜先諭軍中。每一首級。錢賞十千。以我器甲。被其貪賞之兵。而擊倉皇空手懈怠之卒。乘此機便。無不勝之理。

若慮其燒劫倉庫殺戮人民。此乃閉城之所為耳。今既開門。我兵卒至。彼將救死不暇。安能復為劫殺之謀。朝廷若必為過慮。更當別用救兵。隨後策應。縱使拒死而聞傷人民。乃是一城之患。以天下叛亂之禍較之。則又不足顧矣。朝廷深念安危之本。力絕禍亂之萌。當此事機。決於睿斷。

翰林學士胡宿論征蠻奏曰。臣竊見前代征討蠻寇。所以為難者。以其保據巢穴。畧害邊境。興師深入。則有山林之阻。久屯。則有瘴霧之毒。兵不得戰。人多疫死。此其所以為難也。今者邕土蠻賊。盡率支黨。遠棄窟穴。頓於廣州堅城之下。平地之上。已六十餘日矣。退則歸路至遠。進則大軍已集。以臣料之。賊氣必沮。或聞廣州雖有山林。不至深險。賊久留不去者。此天亡之機也。今涼風方至。瘴氣已息。賊處平壤。官據堅城。士衆相依。弓弩得用。天時肅殺。宜行誅討。江西等路雖

苦水旱。計其小熟。及茲西成。猶足以調發贍軍。助國討賊。臣以此觀天時地利人事之形。王師誅逆。宜及秋冬。不可逗留。更無機會。楊旼謙默不伐。深沉有筭。兼其忠孝出於天性。誠堪屬以南伐。總茲師律。陛下宜申敕諸將。尊其節制。則軍衆有所統一。號令得以施行。令因賊亡之機。與天時之利。參定滅賊之策。勿貪一時之功。戒之以在和訓。之以持重。多方設巧。燒其船艦。使賊不得下海。賊若下海。攻陷瓊管。以為窟穴。即介在海外。王師無由致討矣。乘間竊發。入寇腹心。則嶺南諸州被害無有已時。更復遷延。使至春夏。或誘合盜賊。或扇動群蠻。則江西諸路疲轉漕之役。失耕稼之業。大軍有疫死之懼。懷思歸之心。久則變生。一切可慮。當發生之候。用誅伐之威。則逆天時。虧地利。失人和。三者舉事之忌也。臣愚狂妄。輒謂方今之計。宜先料賊之多少。計兵之衆寡。若賊有萬人。主師須有三倍之勢。料擇精卒。習

用長技。品配其衆。番休與戰。彼寡我衆。彼勞我逸。利則督士苦戰。不利則斂兵且止。如此者三四。待其衰困。各懷去就。乃可申購募之典。赦脇從之罪。則人思效順。衆必離散。然後合勢大舉。以圖殄滅。若失機會。恐逆黨愈盛。而後患滋大。昔者食藿之人。猶憂疆場。負薪之語。或益廊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嘉祐元年。知制誥劉敞請罷五溪之征。奏曰。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卻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岸候不設。城門不閉。以常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怨。而邊臣輕發兵為子討父。得非春秋王伯之略乎。臣以謂過

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弦。勵劍負戟。以深入為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征伐。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以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益卻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况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為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顛朝廷謹之。

熙寧元年。知雜御史劉述論不可伐喪。疏曰。臣伏觀夏國諒祚死亡。遣使人來告哀。朝議損其恩禮。以其納款之後。曾犯大順城。及擅殺傷楊定等。所以貶之也。今風聞欲遣使責問其國不

修賀登極。拜正旦等事。及聞邊臣建議欲乘其喪禍飢困之際。以重兵深入討虜。不知果然否。以臣愚思之。恐非所以哀喪恤災。綏懷夷狄之道也。夫夷狄者。豈可以禮義責之哉。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從古以然也。今諒祚既死。將責何人。不若曰而撫之。為得策也。真廟景德初。繼遷死。其子德明尚幼。因邊臣奏報。即降詔慰諭。由此德明遣使奉誓書歸順。爾後邊事寧。垂三十年。關右之人無科率轉餉之勞。安耕織生養之業。公私富實。朝野歡娛。當是時。真宗皇帝非不知乘其喪禍微弱之際。用兵窮討。蓋以金革之事。勝敗不常。匪唯耗蠹貨財。亦復殺傷士卒。於是推天地父母之心。務以德懷。不以力伏。是以終德明之身。不敢有負朝廷。乃前事之明驗也。以當時之事力。視今日之虛實。萬相遠矣。當時尤不欲為。而今日復欲為之。豈不諄哉。臣伏願

陛下追鑑前世用兵和戎之利害。深察今日兵威財力之強弱。愛惜生靈之命。保固祖宗之業。丁寧二府。檢詳景德年趙德明故事。仍先遣一介之使。慰撫其國人。存問其嗣子。仍諭之云。如朝廷推封爵之恩。即須別納誓款。方可乞行制命。彼既孤弱。且貪賜予。則欣然聞命矣。乃可以救前日种諤擅興之失。使知非朝廷之意。則曲不在我矣。若用邊臣之言。以重兵壓境。乃為權謀之事。欲彼懼而速盟可也。若作深入之計。則為無策矣。今諒祚之斃。不在先後。而適在今日。乃上天之靈。擁佑聖德。俾於斯時。除去邊患。昭然可議矣。陛下可不順承天意。撫柔夷狄。以安中國乎。事之機會。正在此時。一失其宜。蕩不可捄。惟陛下留神省覽。天下幸甚。

三年武寧軍節度使富弼諫西師奏曰。臣竊知陝西用武諸路

入討。至今已足數月。調發輸餉。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一効死力。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宗割賜之後。幾百年。所存者唯是空壘而已。今所得城壁。切恐未償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卒無已時。伏緣西夏與北虜常為犄角之勢。蓋北虜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曆初。因元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虜遂有媢書興割地之隙。其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甥舅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虜廷。每見元昊遣人在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親經目覩。不是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虜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不過慮及此也。設或二虜相應。兩邊起事。即

國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至於此極也。況今天威已振。王師已捷。或且令退脩邊備。講守禦之策。更俟表裏安集。別圖後舉。以為萬全之計。亦為未晚。伏乞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

四年。司馬光諫西征。疏曰。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知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問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春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踴貴。民間累年困於科

調素無積蓄。不能相贖。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鄆商
號等州。或庸債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匄剽竊。以度朝夕。當此
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徭
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
里有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
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
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
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欲止涕者
莫若絕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
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
緣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閭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皸飯。
布囊力車。以備饋運。悉取歲賜乘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竭

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
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盃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
動皆迫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
將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
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為虛為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唯宜
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
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
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為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論聖
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籌。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
不勝惶惑。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栗。竊為陛下危之。夫兵者凶
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強。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
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况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

捕狡悍之虞。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為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會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脩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况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為賊盜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眾。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為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強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為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其義勇更

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為餽運之具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賑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察。

十年。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

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

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

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

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則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熏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

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太。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籍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軾於元豐五年。又代滕甫論西夏書曰。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

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卑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

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數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令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

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辨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眾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幕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速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

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杜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元豐二年。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尚書左丞王安禮曰。鈔不可數。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官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

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閭寺。朕甚
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
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
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

李唐平淮蔡唯蒙後漢議其土同今乃不
取之安據以准而三州南有蒙度之據李光顏李愬之
下之兵力歷歲而後之今夏氏之強非漢唐此靈材非
有光顏李愬軍臣懼無以別聖志之亦悔而為

